



宋槧太平御覽



卷
403
48



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果夜遁

又曰晉侯伐齊齊侯畏其眾齊師夜遁師曠曰鳥鳥之聲

樂齊師其遁鳥鳥得空邢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聞見故鳴班列

也齊師其遁叔向日城上有鳥齊師其遁

又曰晉師伐楚將戰楚子登巢車以觀晉軍巢車車上為櫓楚將

子重使太宰伯州黎侍于王後州黎晉伯宗子先奔楚王曰騁而左

右何也騁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日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日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日

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行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

日聽誓也左將帥賁敗楚于隅陵隅音

後漢書曰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

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洪曰賊實斷道者當伏

兵潛行今反張聲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破則

飛自走集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宋書曰東晉末武帝率兵北伐圍南燕慕容超於廣固未

下時後秦姚興遣使告宋武云慕容見與隣好以窮告急

今當遣鐵騎十萬逕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

進宋武呼興使荅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

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興使馳入而宋

武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荅具語穆之穆之曰常日事無

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爾便荅未能威敵只增

彼怒耳若燕未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宋武笑曰

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

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懼

自強之辭耳興竟不能出師廣固終拔擒慕容超平齊地

又曰武帝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于東陵下

範屯覆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賊有伏兵謂小將劉鍾曰
 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取之鍾應聲馳進果有
 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又曰雍州刺史表顛舉兵反泝流入鵠尾與官軍相持既
 久官軍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顛將劉胡攻之不
 下遣人傳唱錢溪已平官軍之眾並懼宋將沈攸之曰不
 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
 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勒軍中不得輒動錢溪信尋至果大
 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
 還遂潰走

後魏書曰司馬楚之討蠕蠕蠕潛遣奸覘蠕如入楚之
 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
 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令

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
 喜之

又曰將韓果性强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
 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道者
 果發高視之所疑之處往必有獲

通典曰周武帝帥師攻圍高齊晉州齊後主將兵十萬自
 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
 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
 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
 不須張幕可伐柏為庵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
 也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眾出汾水關自率
 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
 觀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

有斬獲俄而椿告齊眾稍逼憲又廻軍赴之會稽被勅追
 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庵為張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
 悟周人設疑○軍讖曰夫用兵者必察敵國之情視其倉
 廩度其餘糧以卜其強弱運糧二百里者無二年之食也
 運糧三百里者無三年之糧也是謂虛國民貧上下不相
 親則有離叛心上行暴虐則下刻急相殘賊是為亡國若
 進惡不退群賢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內貪外廉竊公
 為恩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避銳

孫子曰少則能而逃之高壁壘勿與戰也彼眾我師寡不
 不可敵則軍自逃守匿其形也
 若則能避之引兵避之強弱不敵勢不相
 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故小敵之堅大
 敵之擒小不能當大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難雖
 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
 所以敗之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理變者也

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盛大也堂堂者威盛貌正正者孤
 特象也言前有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陣必有奇伏詐誘
 之謀審察待之勿輕是故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善用兵
 者避其銳擊其墮歸此理氣者也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
 曹翽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是以剋之也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暴寇卒至掠吾田野取吾牛
 馬則如之何起曰暴寇之來必精且強善守勿應潛伏路
 傍暮去必卒車乘重裝驍騎逐擊勢必莫當遇我伏內如
 雪逢湯也
 後漢書曰袁尚據鄴率兵擊兄譚於南皮留蘇由審配守
 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
 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
 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
 城中崩潰

通典曰東晉末武帝伐南燕慕容超嶺南賊盧循徐道獲
乘虛襲建業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爲慮謂道覆日大
軍未至晉吏部尚書孟昶便觀風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
日潰亂令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煞傷士卒不
如案兵待之宋武奔還拒守宋武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
避之廻泊蔡洲乃成擒耳於是登石頭城以觀循軍初見
引向新亭宋武顧左右失色既而廻泊蔡洲道覆猶欲上
循禁之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宋武慮其從白石步上
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賊遂率數萬屯丹陽郡宋
武率諸軍馳歸衆慮賊過江咸謂當徑還拒戰宋武乃先
引軍還石頭衆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頓既入城解甲
息士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陣於南塘命參軍褚叔度朱
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長刀矛鉞精甲曜日

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並結陣以待之賊短
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

安衆

春秋曰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如牛响擊虛苟

切下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
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師禦之于穀大敗

之

聲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戎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也

史記曰燕使騎劫代樂毅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
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
人怪之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及令曰當有神人爲我
師者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
嚮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
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衆心乃安竟破燕軍

又曰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蕪欲收人心謀
 曰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
 以吾眾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
 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然足下卜之鬼乎卜者云事
成有物然
 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百故勝廣
曉其意則為魚書狐鳴以威眾也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
 先威眾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所罾魚腹中罾音
卒買
 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所次旁叢祠中外搆
 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間謂竊令人行也密於廣所
謂草木之岑蔚者也祠神祠
也搆謂結起也呼火故切卒皆夜驚恐朝日卒中往往
 指目勝廣因而號令眾遂從之

又曰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
 得行封帝在洛陽南宮從複道遙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
 中語張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

封皆蕭曹故人及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
 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帝憂曰為之奈何良曰
 帝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與我有故
 怨數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先
 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帝乃置酒封齒什邡侯而急趣丞
 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為侯我屬無患矣
 漢書曰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驀將
 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十里匈奴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
 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右而還
 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
 者恐及至呼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漸音無船不可濟

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
 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
 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監護未畢數騎而冰解
 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
 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昔武王渡盟
 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端也
 晉書曰李矩守滎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奉牛酒詐降謀
 夜襲之兵士以賊眾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
 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兇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
 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選勇
 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東里即子產居

又曰劉裕討慕容超圍廣固城數月不拔或說裕曰昔石

季龍攻曹嶷瞻氣者以為澠水帶城澠音繩非可攻拔若塞
 五龍口城必自陷季龍從之而嶷降慕容恪圍段龕亦如
 之而龕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跡猶在可塞之裕從
 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大半時有蒼鵝飛入帳
 座眾咸驚愕其將曰蒼胡色也鵝者我也胡虜歸我之徵
 眾大悅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
 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尅平廣固
 又曰嶺南賊盧循寇建業宋武擊破之走至彭蠡湖乃悉
 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宋武所執麾竿折幡沈水
 眾並恠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
 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
 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
 逼掠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逕

還廣州

又禿髮利鹿孤載記曰呂纂來伐使倬檀拒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倬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於武威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之重華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又曰後燕慕容寶遣將慕容賀麟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日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泝水依漸洳澤以

自固漸音子廉切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

梁書曰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恟懼恟許州切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弩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又曰楊公則隨武帝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塵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腳談笑如初公則通典曰隋末李密據興洛倉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云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上遣巫宣言公欲令僕射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以惑

之衆皆請戰遂破密唐書曰高祖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曰此烏合之賊易與耳因率騎十二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世說曰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乘此以及前水三國典略曰梁蕭藻有操行以父非命而卒布衣菲食非公坐不聽音樂初爲益州刺史時有焦僧護作亂掩據郫樊衆有數萬藻年未弱冠將自擊之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城流矢如雨從者舉楯以蔽藻命去之因是物情大安賊夜遁梁武常稱其小字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六

兵部二十七

法令

孫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幡幟金鼓之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是謂必取武罰令素行以教其人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言思純任還爲己害

左傳曰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行軍次也魏絳戮其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赤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

罪不避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

晉侯御將伏劔士飭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乏使使臣

斯司馬斯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軍事有死無犯爲敬

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劫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

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于無所逃罪懼自犯不不能致

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楊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

敢不從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

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于大命

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以爲請請使晉

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欲

顯絳故特爲設禮食

史記曰齊景公時晉伐阿鄆阿今濟陽郡東阿縣鄆而燕

侵河上齊師敗績嬰乃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

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

士卒未附百姓弗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

者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賈

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

賈素驕貴不甚急親戚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苴仆表

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至穰苴

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

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

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不安席

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後期

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慄

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又曰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日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
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
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知而心與
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
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畢乃設鉄鉞卽三令五申
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
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
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
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
味願勿斬也武曰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

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武使使報
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武曰王徒
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
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

又曰文帝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
軍灃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爲
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灃上棘門直馳入將軍
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
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
乃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吏
謂從車騎曰將軍約束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

徐行至軍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也天子為動容軾車使人稱皇帝敬勞
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
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
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後漢書曰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
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
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先武乃賞之賞猶赦也以為刺
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
私諸卿

謝承後漢書曰張溫以司空加車騎將軍征韓遂丙辰引
溫見於崇德殿溫以軍禮長揖不拜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

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吳志曰呂蒙圖關羽定南郡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撫慰
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民
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雖公物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
以鄉里故廢遂垂涕斬之

晉書李特載記曰益州刺史趙廞以李庠為威寇將軍使
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伍斬
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

蕭子顯齊書曰李安民為徐州城局參軍王迴素為安民
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於門斬之厚為殮祭軍府皆震
服焉

北史曰後魏孝文車駕南征以宋弁為司徒東道副將軍
人有盜馬鞞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

又曰後魏安定王休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
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
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
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君不
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唐書曰闕稜容貌魁岸勇而多力每臨陣手持大刀長一
丈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兵
皆出自群賊類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
所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
輔公祏之反也稜從軍討之及與陳正通相遇方接戰稜
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
所部由是各無鬪志或有遙拜者賊師遂潰
又曰竇軌初入蜀將其甥從軍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

以時至因斬之將吏重足而立見之者莫不股慄
又曰哥舒翰好讀左氏春秋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
河西節度王忠嗣以爲大斗軍副使安思順爲大使翰常
怏怏不能下之忠嗣遂使翰別爲將討吐蕃于新城以同
列副使爲副副使不爲翰用頗沮之翰怒甚脫甲搥殺之
投其屍於坑中軍中股慄
又曰馬燧討李懷光於河中帥步騎一萬次于絳乃分兵
收下縣略稷山拔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王燧以兵圍
攻絳州拔其外城其夜僞刺史王尅同與大將達奚小進
奔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略定
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旒音旒及兵
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
又曰德宗幸奉天詔以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晟軍令

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朱泚時劉德信將神策兵救襄城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軍前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德信因至晟軍晟乃斬之復以數騎入德信軍中撫勞軍士無敢動者晟既并德信軍軍益振唐史王城曰與大德並突小德又曰李晟收復都城朱泚乃與妻子及姚令言張芝等數千騎西走涇原餘兵麤散晟乃入扈丹鳳門舍軍於外朝晟處於右金吾仗舍下令曰軍中五日不得通家問違者斬之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無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佑音取賊馬二疋晟立斬之軍士皆奮息莫敢仰視翌日晟以露布聞上覽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壽稱萬歲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凶慝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

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三代已來未之有也上笑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

不爲朕也百官再拜而退
又曰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黃裳以爲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諸鎮兵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徇從闈中入遂卻劍門之師解梓潼之圍

又曰高崇文平劉闢王師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邊軍令嚴肅珍貨山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

又曰郝士美爲昭義節度使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卒一萬爲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柏鄉屢以捷聞上大悅曰吾固知士美之能辨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閒稱之
又曰李師道攻徐徐將王智興敗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卽斬之以徇

韓子曰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乃倚車轅於北門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或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

又置一石赤黍於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民則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民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殺其半者威立海內殺其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其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鬪不如萬人之戶萬人不死不如百人之賊賞明如日月信行如四時令嚴如斧鉞而出卒有不死者未嘗聞也

六韜曰武王問將何爲威太公曰殺一人萬人懼者宜殺之殺一人三軍不知雖多殺其將不重也

淮南子曰勾踐決一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故戰武士必死

魏武軍令曰兵欲作陣對敵營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陣皆無譴譁明聽鼓音旗幟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有不進救者斬之

武侯兵法曰軍有七禁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行乘寬自留迴避務止初近而後遠喚名而不應軍甲不具兵器不備此謂輕軍有此者受令不傳傳之不審以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有此者食不廩糧軍不部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收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首以獲功名此謂盜軍有此者若變易姓名衣服不鮮金

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堅矢不着羽弓弩無絃主者吏士法令不從此謂欺軍有此者聞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麾不隨避前在後縱發亂行折兵弩之勢卻退不關或左或右扶傷舉死因託歸還此謂背軍有此者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軍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得前呼喚喧譁無所聽聞失行亂次兵刃中傷長將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有此者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啓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食阿私所愛大言驚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有此者

衛公兵法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

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曰盡忠益時輕生重節者雖雖
必賞犯法怠情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敦
素者雖重必捨遊辭巧飾虛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
而不贊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衆勸功之要術也昔馬謖
縮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
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戮故
知威克其愛雖少必濟如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罰不
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
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勇乃怒而前獲首而返吳起斬之
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不從令者必斬之
又曰襄旗斬將陷陳擢鋒上賞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
給戰士每收陣之後裨將虞候輩收斂對摠管均分之與
敵鬪旗頭被傷救得者重賞漏泄軍事斬之背軍逃走斬

之後期斬之

有故

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鳴斬之與

敵私交通斬之

言語書疏並同

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災

祥訛言以動衆心并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無故驚軍叫
呼奔走謬言煙塵斬之凡令覘候或更相推託謬說事宜
兼復漏泄者斬之吏士所經歷侵掠者斬之奸人妻女及
將婦女入營斬之不戰而降敵沒其家凡有私讎須先言
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戰陣報復者斬之布陣旗亂吏士驚
惶罪在旗頭斬之陣定或輒進退或對敵亂行者前後左
右所干之行便斬之或有弓弩已注矢而迴顧者或干行
失位者後行斬之前行不動行斬于失之行守圍不固一
火及主吏並斬之遇敵攻圍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
致陷者全部隊皆斬之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捷前將先
合後將即副進退應接乖者並斬之爲敵所乘失旗鼓節

太平御覽 卷二百九十七
鉞罪全陣斬之戰敵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免坐不得者
一旗並斬之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皆斬之一將禦敵裨
將已下等差主率不齊力同戰更相救助者任便斬之吏
士雖破敵濫行戮殺發冢焚廬踐稼穡伐樹木者斬之禽
獲敵人或有來降者直領見摠帥不得輒訪問敵中事若
違因而漏泄者斬之破敵先虜掠者斬之入敵境同凡隱欺破
虜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欺隱其資物兼違令不收恤者
斬之違摠率一時之令斬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七
兵部二十八

訓兵

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鐸金鉦也聽其音視不相見
故為旌旗瞻其指麾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齊一耳目之視聽使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
獨退強弱之法教使紛紛紜紜間亂而不可亂旌旗亂以
以金鼓齊之紛紜或往或來視之若擾觀之若亂然其法合
一離上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擾觀之若亂然其法合
素定度而不紊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齊轉
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渾渾步騎奔馳視其行
陣縱橫圓而方然其指趣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
明而外暗內理而外渾胡本切渾徒損切
周禮曰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備差太師
之禮用衆也用其義大均之禮卹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

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田習兵闕其車徒之數也 大役之禮任衆也

築宮邑所以視民力強弱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也

又曰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以教坐作進退疾徐踈數之節遂以蒐田仲夏教芟舍如振旅群吏撰車徒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前期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遂以狩田及師大合軍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又曰楚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

於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薦賈不賀日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又曰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陣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又曰宣子曰我若受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又曰宣榭火 宣榭講武室也

論語日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可就兵攻戰也

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後漢書曰靈帝時望氣以爲京師有大兵兩宮血流以爲

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帝乃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建五采蓋天子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何進領兵屯於觀下置西園八校尉表紹曹操等爲之唐書曰太宗初卽位突厥入寇欲諸軍皆習騎射每退朝卽引諸衛將習射于顯德殿庭謂將軍已下曰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卽能北逐獯虜周宣驅駕方召亦能制勝太原下至漢晉之君洎于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遣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若無賊來我則爲汝博士教汝等武藝優長若有賊來我卽爲汝將師領汝鬪戰亦望使汝等前無橫敵於是日引數百人於殿庭教射太宗親自臨試每坐或至午時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統帥加上考朝臣咸諫云

宜引卑碎之人挾狐矢於軒陛之側上曰率土之內皆吾臣子我所恨不能將我心遍置人腹中豈有相疑之道哉由是一二年間兵士盡便弓馬

又曰李抱眞領澤潞觀察留後抱眞密搆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衛是時且戰餘之地土墾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租徭給弓矢令之日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眞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旣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兵甲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諸軍

又曰德宗卽位以馬燧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度支營田使是時承鮑防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騎

士少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廩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阨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坐作之勢

古司馬兵法曰凡戰非陣之難使人可陣難非可使陣難使可用難使人盡心效非知之難行之難教習使人知進退之便左右之利事自行之者難

又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於天地而觀於先聖天子奉天地陽四時之氣順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士庶先王之法度也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雖有明君士君長之命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不教習不可敵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經綸使高下不相凌德義不相踰材伎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意和古者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治國以仁德軍事以勇國容入軍則軍敗軍容入國則國亂也

吳起教戰法曰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廩養智者為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戰陣三鼓趣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六韜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三令五申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令吏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眾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衛公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貌庭弱不勝衣甲又戎具所

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強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徹扎陷堅皆須取試令斫射然始取中

又曰每營中兩廂置士馬十二疋大小如常馬具鞍令士卒擐甲冑橐弓矢橐音高佩刀劍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習其事

又教旗法曰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左右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節次之左右衙官駐隊如偃月形爲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爲左右皆去兵刃精新甲冑幟幟分爲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爲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迴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奔迸退無趨走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觀麾乍合乍離於

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音動則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向西旋右廂陰向東旋左右各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則左右各雲蒸鳥散弥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則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彩旗一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陣前每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守旗選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廂奪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太白陰經曰春秋末並爲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以相誇視而秦更名爲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戰今
邊軍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識金鼓別旗幟任行列知部分
一軍之節制也

又曰古之諸侯畋獵者爲田除害也上所以供承宗廟下
所以閑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坐其皮後代之
時人浸多禽獸寡少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植穀導以
紡績自是之後禽獸復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爲人所害
於是王公秋冬無事畋獵閑習兵革奮揚威武以戒非常
季冬之月獵日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蟲已伏乃具卒乘從
禽于山澤以教部伍分進退之儀一人守地三尺十二時
守三萬六千尺積尺得六千步積步得一十五里餘六十
步圍中徑闊得地五里餘二十步以左右決勝將爲校頭
其決勝左右將各主士作爲行列皆以金鼓旌旗爲節制

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
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爲圍中騎其步卒槍旗幡守圍有
漏禽獸坐守圍吏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
管子曰涼風至而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令組甲厲士
衆

商君書曰民之見戰如飢狼之見虎則民可用矣

呂氏春秋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可以勝人之厚祿教

卒老弱罷民罷與疲同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音累可

以勝人之行陳陳與陣同整齊鉏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

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

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

兵械銚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

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午猶欲劍之利也陳午齊人慶忌

吳公子二人簡選精良器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
皆勇有捷力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閭是也
又曰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
角材欲其精也將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
時變之應也

又曰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
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火死者千餘邊擊金而退之
賞罰充實也
鄴城故事曰凌霄觀成案石季龍永和三年命其子石宣
祈于山川因而遊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
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後宮昇觀望之笑
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
日為樂耳

文選曰三令五申教達禁城

謝承與步子山書曰示攻戰進取之方教進退疾徐之節
也

劉向別傳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躡
音音鞠兵勢所以陳之知武材也皆因熙戲而講習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七

禮記曰六十不豫服戎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周禮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鄭玄曰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人
漢書武紀曰建武元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張晏注云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
白虎通曰王命法三十受兵六十歸兵國有三軍何以誠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云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八

兵部二十九

軍制

軍制

偏將

禮記曰六十不豫服戎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周禮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鄭玄曰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人

漢書武紀曰建武元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張晏注云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

白虎通曰王命法三十受兵六十歸兵國有三軍何以誠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何以言有三軍也

論語云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

論語云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

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二師為一軍三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穀梁傳曰天子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藩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淮南子曰季武子為三軍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制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欲益中軍為三三家各征其一事在魯哀公十一年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之衆公謂諸侯為王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卿士者為元帥也

師三軍之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有卿無命卿也二卿命于天則命卿帥其所教武南之上以佐元侯禮所云次自伯子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元侯贊佐也男有大夫無卿無卿無命卿也王制小帥賦以從諸侯國中出兵車甲士是以上能征下無姦慝征正今我小侯也以從大國諸侯是以上能征下無姦慝慝惡齊楚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言小侯制弱處大國之閒齊楚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猶懼以不若為元侯之所軍元帥所為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中者明已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襄昭皆如楚襄公昭公如楚朝事楚也穰苴兵法曰五人為伍十五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人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

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
 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六陣各有一
 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已爲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
 千軍可知凡兵各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陣故以正合以奇勝
 通典曰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判
 官二人典軍四人摠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
 將八人委其分行陣辨金鼓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
 兵司倉司騎司胄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管一人隊
 頭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六分支甲四
分支半四分弓箭四分矛戟二分楯一分支戈三分支旗牌八分支佩刀
 又曰周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
 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

人爲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伍一比兩一閭
人也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爲卒百人也五卒爲
旅五百人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一萬二千五
百人萬二千象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脩兵甲
 則大國亦將爲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
 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
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有所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
 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之里以爲三軍擇其賢民
 使爲里君每里皆使鄉有行伍卒長則有制令且以田獵
賢者爲君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
 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
 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故五人
 爲軌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
 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

為旅鄉良人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有高子
 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
 獮理兵因理氣是故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成
 令不得遷徙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
 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災禍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
 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
 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
 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
 又曰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伍
 人為列列有二列為火十人有長五火為隊五十人二隊
 為官百人有二官為曲二百人二曲為部四百人二部為校
 立尉八百人二校為裨千六百人二裨為軍三千二百人有
 唐書曰高祖起義兵命太宗將兵徇西河郡下之癸巳建

大將軍府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具設官屬始置
 三軍分為左右以公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大都督左三
 軍悉隸焉命太宗為燔煌公右領大都督右三軍悉隸焉
 開倉庫以賑窮乏遠近響應
 又曰高祖二年秋七月壬申詔曰天生五材百物資其器
 用武有七德撥亂所以定功故黃帝垂衣尚有阪泉之戰
 放勳光宅猶稱丹浦之師禁暴安人率由茲道創業垂統
 莫此為先以是周置六軍每習蒐狩漢增八校畢選驍勇
 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蠻奸宄不興虔劉息志季葉凌替
 軍政湮亡卒伍不修旌旗舛雜部伍符籍空有調發之名
 逗撓之興音無討襲之用遂使夷狄放命盜賊交侵戰爭
 多虞黔黎殄喪朕受天明命撫育萬方爰自義師克成帝
 業至如超乘之士莫匪百金穀騎之材豈唯七萃今雖關

塞寧謐荒裔肅清伊洛猶蕪江湖尚梗役車未息戎馬載
馳武備之方尤宜精練所以各因部校序其統屬改授鉞
鼓創造徽章取象天官定其名號庶使前茅後勁類別區
分玉帳絳宮刑德允備蹈茲湯火譬彼椒蘭大定戎衣止
戈斯在於是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萬年道爲參
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并鉞
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
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道爲苑游軍涇
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時高祖以天下未定實
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故興此制也每軍將一
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以耕戰之務自是士馬
精強無敵於天下矣

五代周史曰顯德初世宗自高平還乃大閱帝親臨之帝

自高平之役觀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卻至是命太祖皇
帝一槩簡閱選武藝超絕者署爲殿前諸班因是有散員
散指揮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後命摠戎者自龍
捷虎捷以降一一選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諸軍士伍無不
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無比

偏將

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左傳曰趙朔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
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又曰晉侯請於王戊申以紱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命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齊
又曰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西將左子反將右
將飲馬於河而歸

又曰魯宣公十年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郟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公羊曰秋衛師入盛曷為或言帥師或不言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

論語曰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衛靈公無道得賈免喪也

史記項羽本紀曰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

又曰項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

又灌嬰傳曰嬰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注云特一之將

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一名黎鞬所治城周百餘里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

晉書曰張光字景武江夏鐘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

音聲少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

又曰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待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田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檠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又曰吾彥為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佯狂拔刀跳躍來坐諸將皆懼而走惟彥不動舉几拒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

又天文志曰太白為上將羽林為中軍

又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府之六星也一日上將大將軍建武威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日貴相太常理文

緒四日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日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日司寇大理佐理寶

又曰郎將位北主閱旗所以爲武備也

又曰畢八星主邊兵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

又曰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七將明大

天下兵精

又曰東一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之將也

又曰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也色有常不欲動也

後周書曰賀拔岳事爾朱榮以定策功授前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爲憂榮將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爲勅敵若岳往而無

功罪責立至假克定恐讒慝生焉勝曰汝欲何計自安岳曰請爾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則可矣勝以爲然乃請於榮榮大悅乃以天光爲雍州刺史以岳爲衛將軍左都督

隋書曰大業九年徵天下兵募民爲驍果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

唐書曰李質者汴之牙將李芥旣爲留後倚質爲心腹及朝廷以芥爲郡守芥志邀節鉞質勸諭不從會芥疽發首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芥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鎭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衛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爲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遂處分停日膳而後迎充

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資權譎以取
 耳勝罪犯者父子兄弟欲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
 贅聳人虜欲昭迹揚名者○長短經曰夫王者帥師必簡
 練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職各取所長為其股肱羽翼以
 成威神然後萬事畢矣腹心一人主淵泉應卒揆天消變
 也謀士五人主國安危豫慮未然論才能明賞天文三人
 主占星歷候風氣理時日考符地形三人主軍行止形勢
 驗效災異知天心去就者也器凡軍陣所用刺舉非法者也通
 水潤山阻不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
 失地利者也密蓄饋通糧道致奮威四人主擇材土
 糧四人主廣飲食密蓄饋通糧道致奮威四人主擇材土
 流電掣不失鼓旗三人主左鼓旗符節號令股肱四人主
 所由奇狀也也倏忽往來出入若神也股肱四人主
 治壁壘四轉守禦者也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集會術
 論談語消權士三人主奇諳殊異非人所耳目七人主往
 息結解也也權士三人主奇諳殊異非人所耳目七人主往
 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也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
 中之情偽日列於前也也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

翼四人主飛名譽震遠近動游士八人主伺微祥候開闢
 偉士二人主為諸詐依託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方士二
 人主為藥以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將之名曰
 有勃氣壯勇暴強者聚為一卒名曰陣名曰陷名曰有學於奇正長劍
 珣弧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騎名曰有破格舒鉤強梁多
 力能潰破金鼓絕滅旗旌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名曰有能踰高
 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冠名曰有故王臣失勢欲復
 見其功者聚為一卒名曰關名曰有死罪之人昆弟為其將報
 讎者聚為一卒名曰貴名曰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為一
 卒名曰必名曰有故贅聳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厲名曰
 之有辯言巧辭善毀譽者聚為一卒名曰間名曰有故肯
 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名曰有材伎過人
 能負重行數百里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名曰夫卒強將弱日隨

音吏強卒弱日陷兵無選鋒日北必然之數矣故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兵衆

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又曰用威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詩曰予王之爪牙王之爪士

周禮曰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

盾建乘車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左傳曰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又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史記曰蘇秦說韓惠王曰韓之卒勇被堅帶甲利劍一人

當百以大王之賢西面事秦為天下笑

漢書晁錯云陛下又興數千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

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後漢書光武紀曰伯升拔宛已三日而世祖尚未知乃偽

作書報城中宛已下兵到而伴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

將既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

後漢書曰光武起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王莽時哀

章所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王邑王嵩子於莽為從父兄弟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

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潁川郡今洛州陽翟縣也

又曰王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上

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元請以一

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時也

又曰河南賊張步據齊地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

軍門鑕音鑕也示必死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

十二郡旗鼓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萊令步兵各

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

又曰建安中劉表爲荊州牧理今江陵郡也劉備時在荊州衆力尚少諸葛亮曰荆非少人也而著藉者寡平居發調即人心不悅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言其計故表衆遂強

又曰百官志云節從武賁比二百石

東觀漢記日上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魏志曰張繡反襲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典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左右死傷者略盡

晉書曰栢玄使陶謙屯覆舟山劉毅至蔣山裕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裕與毅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謙等諸軍一時奔散裕則劉裕也

又職官志曰左衛將軍領熊渠武賁右衛將軍領伏飛武賁

又天文志曰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靜室旄頭之騎官也

徐爰宋書曰衆推高祖爲盟王移檄京邑遇吳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徑入其陣衆皆披靡甫之進至羅落橋高祖望賊旗鼓誓衆馳進挺劍指麾光曜如電將士皆莫敢仰視但馮神武爭爲先登殊死而戰無不一當百

蕭方等二十國春秋曰陳安奔隴城前趙將劉賁馳將追

之石虎止賁曰窮寇歸兵不可迫也我士卒連勝皆已怠矣以驕怠之卒當致死之衆恐無萬全之利賁曰不然彼銳氣盡矣衆心乖沮人懷苟免莫有鬪志我卒乘猛氣甚盛皆一當十豈其衰沮之餘所能抗也賁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

又曰定陽人梁犢因民心怨趙也謀起兵東還犢自稱大將軍率衆攻下辨尅之犢軍人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無兵甲所在略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擬向崩潰

後魏書曰燕鳳嘗使於苻堅堅問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百萬正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尚未盡堅厚加贈遺

又曰宋遣沉攸之吳禧公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尉元遺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瘰疔膝行者盡送令還之

又宮氏志曰太和中定品令有戟楯武賁將軍有募負武賁將軍有高車武賁將軍

又曰河北賊葛榮爲魏將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以賊徒旣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辨書曰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伏

莊子曰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忠兵革之士樂戰
文選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又曰士馬精研果
陸士衡辨亡論曰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
關之羣風驅熊羆之士霧集

又曰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
又曰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云今百僚濟濟俊又盈
庭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

隊伍

太白陰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
五人火長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問容卒相去二步
隊間容隊相去一十八步前後十步其隊前後相去亦如
之黃帝曰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是也
衛公兵法曰諸道狹不可並行者卽第一戰鋒隊爲首其

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其次
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以並行者宜作統法每統戰
銳隊居前兩戰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
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
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
二隊第三隊爲戰隊第四第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
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着隊頭一人擬戰日
押輜重遙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類此諸軍當軍折衝果
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
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
又曰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大總管及
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副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建於
車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

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
認此旗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勞煩故建幟
用爲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
面兵急須進旗三豎即住旗卧却迴審細看大將所舉之
旗大將方面旗東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專
看方色旗亞處即是其方賊來便須禦捍攻擊
又曰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
等分拆爲五等當軍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
兵戰鬪如更須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
得輒用亦各一官人押領使堅壘各令知其部伍不使紛
雜自餘節度一依橫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
兵部三十一

卒

卒

騎

說文曰隸人給事者爲卒衣有題識者也

玉篇曰卒衆之名也屯戍之兵也

桂苑曰卒隸人也

管子曰管仲相齊作內政而寄軍令二百人爲卒卒有正
卒聚也

韻海曰南楚謂卒爲弩父卒主擔弩導因以爲名也又行
鞭杖者也皆赤幘絳褱

左傳曰齊侯求逢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師退入于
狄卒狄卒者狄人
從晉討齊也狄皆抽戈盾冒之

又曰楚令尹子重將爲陽橋之役赦罪悉師三卒盡行彭
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
又曰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於陽陵苗賁皇
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
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
又曰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而欒氏
退攝車從之

又曰楚伐舒鳩吳人救之楚子彊子息栢子駢子子孟五
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
逐之傳諸其軍

又曰齊爲郕故國書高無本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
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季氏之甲七十冉有以武城
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

之

又曰蔡衛不拔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又曰子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讒慝
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又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
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史記項羽本紀曰是時吕后兄吕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
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

漢書吳王劉濞傳曰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
西膠東王爲渠率與留川濟南共攻圍臨留趙王遂亦陰
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請年上
與寡人同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也

又司馬遷傳曰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

厯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陵李陵也

又刑法志曰戰國之時轉相攻伐齊愍以伎擊強魏惠以

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

又五行志曰成帝綏和二年八月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

衣小冠帶劔入北司馬門上前殿解帷組結佩之自云天

帝使我居此收縛考問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

宮下獄死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本以誰

何為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今此卒即長所領

也

又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今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

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得不困又加月為

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工衛

謂給郡縣一月而更也

又胡建傳曰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尉

自上官之也薦者舉藉之也

晉書天文志曰積卒十三星在房心南主為衛也

又謝萬傳曰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如意指四座云

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又劉元海載記曰元海薨和嗣立呼延攸等恨不參顧命

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惣強兵於內大

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為寄坐禍難未可

惻也

又劉曜載記曰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

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讓荊州之眾自崤澗

而東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

魏武步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裝再通騎士馬步結

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所指住者結屯幡後聞急鼓音整

陳斥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陳之宜諸部曲

各自按部陣兵曹舉事不如令者斬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帥

精甲五萬巴漢銳卒

又曰城都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

曹植求自試表曰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

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賡曰東誅叛逆全軍獨尅擒闔閭

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

干寶晉紀論曰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

免嬪嬙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陸士衡辨亡論曰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

守

劉孝標辨命論曰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

沸聲若雷霆

班孟堅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左太冲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簿戌綿羃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何異螳

蜋之衛○王仲宣從軍詩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坳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場詩曰官度廁一卒烏林預

艱阻

賈誼過秦篇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

為兵揭竿為旗

又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顏延年楊給事誅日立于將卒之間以輯華裔之衆

釋名曰騎歧也兩腳歧別也

史記曰韓信伐趙未至井陘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而望趙軍

又曰今上為膠東王時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漢書曰霍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又曰趙充國字公孫隴西上邽人也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善騎射特補羽林

後漢書曰景丹從擊王郎將倪宏等於南蠻郎兵迎戰漢

軍退卻續漢書曰南蠻賊迎擊上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

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從征河北

又曰呂布為曹操所敗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

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東觀漢記曰鄧禹攻赤眉輒不利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雒陽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徵還京師馬騎五萬餘

又曰馬勣將緹騎宿玄武門張璠漢記曰蔡邕上書靈帝曰幽州突騎冀州強弩天下

精兵也

魏志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太祖指休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居止見待如子帝從征伐使領虎豹騎

又曰太祖哀曹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嘗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勇使將虎騎

又曰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假公孫瓚都督行軍事討之

吳志曰孫堅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董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卽起者

恐兵相蹈襲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又曰孫策騎士有罪逃入表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耶

蜀志曰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弃妻子奔使張飛將二十騎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

又曰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爲先主主騎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而族之
宋書曰傅弘之素善騎射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節制羌胡聚觀者數十人並惋驚歎息

梁書曰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拍弓絃作礮礮聲箭如餓鷄叫平澤逐麇數肋射之
後周書曰太祖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人皆莫之聞也
唐書曰貞觀中左右屯營始置飛騎揀材力驍捷善騎射者爲之太宗時出遊幸則從焉衣五色袍乘六閑駿馬賜猛獸皮鞮以標異之又加階級廩食各有差
五代周史曰顯德中世宗車駕至濠州城下戊子親破十八里灘砦在濠州東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數百人跨馳以濟太祖皇帝以騎軍浮水而渡遂破其砦虜其戰艦而迴
三國典略曰陳韋翹字子羽有志操以孝著稱高祖以爲

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舊領營兵梁世已來其任逾重翹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
禰衡別傳曰衡着官布單衣以杖捶地數罵責操及其先祖無所不至操乃勅外具上廐驎馬三疋并騎二人須臾外給啓馬辨曹公謂孔文舉曰禰衡小人無狀乃爾孤今殺之無異鼠雀耳顧此子有異才遠近聞之孤今殺之將謂孤不能容劉景升天性險急不能容受此子必當殺之乃以衡置馬上兩騎挾送至南陽也
會稽典錄曰朱育謂鍾離牧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何計牧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四里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綵靴○鄴城故事記涼馬臺一名關馬臺亦名戲馬臺案鄴中記云趙王虎建武六年造涼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約坎為臺虎常於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號雲騰黑稍騎五千人每月朔晦閱馬於此臺乃於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髀箭一發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走集於臺下隊督已下皆班賚虎又射一箭其五千騎又齊走於漳水之北其五千騎流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漆稍從事故以黑稍為號季龍又常以女騎一千人為鹵簿皆着紫綸巾熱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遊于臺上

六韜曰選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材輕捷疾力過倫等能馳馭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超越溝塹馳山陵險阻絕大澤越強敵亂大眾者名曰武騎之士

不可不厚也

三略曰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以二十八騎感之騎象二十八宿也

淮南子曰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為情欲之爭利者未嘗不窮也中傷也好為情欲之爭利者未嘗不窮也

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日迎敵始至二日乘敵虛背三日追散亂擊四日迎敵前擊後使敵奔走五日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日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日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日攻其靜怠出其不意九日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日掠其田野係纍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為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